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艾芜

487105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艾芜

胡德培 编



00028618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联合编辑出版

序

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要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选集，和海内外的读者见面，让他们读到我的作品。这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见面总得讲几句话，此乃人情之常。讲什么呢？还是讲自己来开个头。

我自己并不是年轻时候，就决心成为一个专业作家，我倒是有想过，如果能够读大学，我就要进数学物理那样一个系。再不然，研究哲学也好。尽管文学也是爱好的，但总把它当成业余的消遣品而已。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来了，人民的口语，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工具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，升为文学的正宗。外国的文学作品，不断地介绍进来，吹起了一股新鲜的风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。从此读小说，看剧本，不用躲躲藏藏的了。而且还从其中得到了觉悟和勇气，敢于面对人生，加以评论。

依我的家境连读中学都读不起，自然不能梦想进大学。四川成都一个不要学费膳费的师范学校拯救了我，满足我一些求知的欲望。我为了更进一步的学习，自己开辟了半工半读的道路，从云南延伸到缅甸，以至马来亚、新加坡。那时所想学的，仍然不只文学，更多的，是侧重在哲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。记得一九二五年夏天离家出走的时候，随身带的书就有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梁漱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吴稚晖的《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及宇宙观》，马寅初的《经济讲演集》，熊得

山的《社会学》。

谁知在漂泊的路上，饥饿的威胁不断地出现，不但不能增购新书，连随身携带的书籍，也在城镇的人行道旁摆的地摊上，一本一本地消失了。留在我的心上，难以磨灭的，是一些书本上的诗句，是一些书本上的故事。这是我的精神营养物，鼓舞我不断前进，不至于垂头丧气。

我在漂泊的旅途中，遇见了许多人，经历了许多事，不能不引起一些问题，怎样认识人生，怎样评论人生，怎样描写人生。再加我喜欢写作，总想把所见所闻，用我的看法，写了出来。我为成都的《民立周报》写过《旅途杂记》，为昆明的文艺刊物《云波》写过新诗。一九二七年冬天，我到了仰光，找不到工作，便为《仰光日报》的副刊《波光》写了不少作品，取得一点生活费。一九三一年夏天，我到了上海，又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只好从文学创作方面尽力打出一条路来。就这样，我勉强成为文学的专业工作者。

文学是要认识人生，评论人生，描写人生的，在这一方面，我是作过一番努力的。比如描写人生，是依照我的一番经历。我不能只描写人和他的生活，还要把我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风景，写了进去。我喜欢我国的唐诗宋词，寄情于景，以景抒情，我认为小说也该这样做去。有时候，人物有了，生活情节有了，如果还没自然景色出现在故事情节中，我就难于动笔。假如我是画家，就要把风俗画和风景画，综合在一道，画成为我喜爱的画卷。

有的评论家，读了我的一些作品，说我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者，有的又读了我一些另外的作品，说我是现实主义者，我都不反对。我在艺术上所要追求的，是一方面要写现实社会中已

经存过的人和生活的。从观念出发，或者从理论出发，写出应该有的人和生活。至于是否做的对，则我还要努力，加强对于人生的正确认识，加强对于人生的正确评论。因之，除了再深入生活，热爱生活而外，我还喜欢读哲学书籍。可以说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中，写出我的作品的。

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于成都

目 次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作 品 部 份

人生哲学的一课	3
山峡中	21
山中送客记	38
乌鸦之歌	49
瞎子客店	57
我的旅伴	69
月夜	120
回家	137
石青嫂子	167
夜归	187
雨.....	198
红艳艳的罂粟花.....	206
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.....沙 汀 艾 芜	221
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	艾 芜 224

资 料 部 份

艾芜及其创作	胡德培 233
读《南行记》	周立波 254

艾芜漂泊在缅甸 黄绰卿 258

艾芜年表简编 黄莉如 毛 文 261

目 录

1 1

作 品 目 录

2 第一回 羊 羊 羊 羊 羊

31 中山 山 山 山 山

39 山 山 山 山 山

43 山 山 山 山 山

57 山 山 山 山 山

69 山 山 山 山 山

130 山 山 山 山 山

137 山 山 山 山 山

167 山 山 山 山 山

187 山 山 山 山 山

193 山 山 山 山 山

208 山 山 山 山 山

231 山 山 山 山 山

234 山 山 山 山 山

附 录

238 山 山 山 山 山

239 山 山 山 山 山

作品部份

人生哲学的一课

一 卖草鞋碰了壁

昆明这都市，罩着淡黄的斜阳，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。

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，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，在淡黄光鸢的向西街道上，茫然地踟蹰。

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，——残酷的异乡的秋天。

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，但这一夜的下宿处，总得设法去找的，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，目前是暂时不用想像。

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^①里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。

把包袱寄在柜上，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^②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，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。这里面只放一张床，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，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，长发两寸的头，露在外面。

么厮呼喝一声：“喂！”

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，蠕动了几下，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，且抬了起来，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，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，又移射着我。

① “鸡毛店”：一种很小的客店。

② “么厮”，对茶房伙计的称呼。

“你们俩一床睡！”么厮手一举，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，去了。睡的人“唔”的一声，依然倒下，尖下巴的黄脸，没入铺盖卷了。

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。

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，于我并不觉得诧异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，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。如今是见惯不惊了。

屋里，比初进去时，明亮些了。

给烟熏黄的粉壁上，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，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出门人未带家眷……”这一类的诗句，就并不少。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，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，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。

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，但怎样找，却还全不知道，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。

我到街上乱走，拖着微微酸痛的腿，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。

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音，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，诱出我的舌尖，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，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，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。

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，吃三块烧饼，或者一堆干胡豆，尽够了。

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，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，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，溜着老鹰似的眼睛。喉头不时冒出馋水，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。

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，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。

是这样：他，一个褴褛的叫化子，饿急了，跳到烧饼摊前，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，转身就跑，连忙大口地咬，拚命哽下。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，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。

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：

一种嘲弄地道：“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？”

另一种悲凉地答道：“没有！”

嘲弄的更加嘲弄道：“没有？那就活该饿！”

……………

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，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，也回忆起了，地点似乎在成都。不知昆明的老板，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，是采怎样的手段，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。

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，简直是在威逼我。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：做个很气派的风度，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，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。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，来肥肉汤一大碗，干牛肉一大盘，辣椒酱一小碟。……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。

然而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，可就难受。

只有找点东西卖了。卖东西，就很生问题，包袱还放在柜上，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，似觉不妥，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。而且，可卖的东西，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，包袱里的衣裤，都是脏的，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。给老太婆填鞋底，作小孩的垫尿布，倒满有资格，要别人买来穿，那就全不可能。至于书，虽有两三本，可是边角通卷起了，很坏。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，看见了，便会摆手不要的。总之，就我的全部所有，变卖不出一文钱来。

一面走，一面思索，脑子简直弄昏了。

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，都市的大街全换上

了辉煌的新装时，我才转回店里。

店老板的一家人，正在吃着饭。我连忙背着灯光，又吞了几口馋水。

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，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。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，早已溜出去了。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，细绒绳作的绊结，满新的。

我由成都到昆明，这一个多月的山路，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。因为着布鞋，鞋容易烂，经济上划算不来。着草鞋，倒是便宜，但会磨烂足皮，走路更痛得难忍。因此，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，就躲在我包袱里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。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，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。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，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。

草鞋塞在裤裆里，满有生气地，又像做贼一般梭出店外。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，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，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。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，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，去找主顾。

立刻想着，这该怎样措词，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。

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：货在商人店里，贵得如同宝贝，真是言不二价的；等落到你我手中，而要拍卖的时候，虽然你并不曾用过，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。这双草鞋，由我的手托到街头卖，准予亏本了，还说什么呢？然而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，我得弄点小聪明，就是装假也不要紧。真的，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，连贼也要作的，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。围绕我们的社会，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。真诚的好人，也可以生活的话，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。

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，来的我正饥饿着，店账毫没把握，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。

依据这生存的哲理，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，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。

“喂，你们要草鞋么？新从昭通带来一挑，这是一双样子，看！要不要？”

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，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，摩挲着瞧。我背着手，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，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。

一个喜爱地说：“这太贵了！”

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：“不经穿哪！”

一个悠然自足地说：“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！”

这行市，实在太坏，我有点着急了。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，问我的价：“一双多少钱！”

“你要买几双？”做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，“多，价钱就让一点。只买一双，就要四百文！”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，并不心狠，本想喊高一点，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。

“吓，再添一点钱，就得买一双布鞋了！哪有这样贵？”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，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，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。

我抓着草鞋给他看，说：“看，这是昭通草鞋哪！”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。

“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，草鞋总是草鞋，不像蛋会变鸡嘞！”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。

我的脸，不知怎的，登时红了，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。

“两百文！卖吗？”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。

“三百五！”我掉头答，足放松一点。

“一个添，一个让，二百五。”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。

“就是他说的好了！”小贩高声叫着我，我站住了。

“三百！一个也不少！”坚持我的价钱。

“去你的！不要了。”

我去走了一大转，找了一大批主顾：黄包车夫、脚夫、小贩、小伙计。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：一挑草鞋……样子一双……买得多就减价。然而，结果糟糕得很，不是还价一百六，就是一百八，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。

我没有好办法了，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，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。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，鼻子里哼哼地应我。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，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。因此，落得他目前装腔做样。最后，他才“唔”的一声说：“不要！这草鞋不经穿哪！”

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，我掉身就跑。

“好！两百，两百！”他又这样抓住了我。

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，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，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。于是我就卖给他了。

酱黄色的铜板（一枚值二十文）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，一共十个。我小心得很，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，听听有没有哑板子，——这举动，全不像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，但我已顾不到这些。

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：“呵，两百文一双，那我们也要了。再去拿几双来！”

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！”我有点气。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。

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，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。

我走进一家烧饼店，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；一面问着价钱。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：

“一个铜板一个！”

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铜板，当然可买两个了。便噎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，两块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，正动身要走，伙计叫起来了。

“喂，还要一个铜板！”

“嗯，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，是当十的铜板，还是当二十的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“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！”伙计的声音已放低，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。

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，对于现存的财产，消失好些乐观了。

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，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。

昆明初秋的凉意，随着夜的翅子，掠着我的眉梢了。

头一个饼，连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哽完了的。第二个，我得慢些嚼。咬了一口，从饼心里溢出来的热香，也已嗅着。越吃越好吃，完了，还渴想要，觉得有点不对。像吝啬老头子警告放浪儿子那样的心情，竟也有了。

终于忍不住，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。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，然而，到底还没有饱。不过，人是恢复元气了。

有了元气的我，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，领略异地的新鲜的情调，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舐舐嘴角上的烧饼屑。

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，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，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，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。

在她的怀中，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：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，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，啾啾啾啾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，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。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，热闹的饭馆，投着饥饿眼光的人，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。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，叫着“洋巴巴”的云南声调，寂寞地走在人丛中，不时晃在眼前，又立即消失。

拥有七个铜板的财产，在各街闲游，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。

夜深回去。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，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。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；同时一支烟，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头。我望见他递给烟支的手颈，密散着黑顶的红点，登时使我怕起来了。“呵呀，今晚要同一个生疳疮^①的人睡，怎了得！”这由心弹出的声音，幸好忍在唇边了，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支退还。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，我周身的皮子，也忽地发着痒了。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换房间，他却白着眼睛给我一个乾脆的拒绝。

同我睡的伙伴，是终夜醒着，不住地抓他的腿，抓他的背，抓他的肚皮，抓他的足板……

我憎恶着，恐惧着，昏昏沉沉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。

二 拉黄包车也不成

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，就把腰杆伸直，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；总之，要在车行老板的面前，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。同

① “疳疮”，疥疮。